



# 孫子讀本 新譯

古籍今注新譯叢書 / 吳仁傑 注 / 三民書局印行

吳仁傑注譯

新 譯

孫子讀本

三民書局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新譯孫子讀本／吳仁傑注譯．一初版．  
一臺北市：三民，民85  
面；公分．--(古籍今注新譯  
叢書)  
ISBN 957-14-2178-2 (平裝)  
ISBN 957-14-2181-2 (精裝)

1 孫子兵法一註釋

592.092

84008150

◎新譯孫子讀本

注譯者 吳仁傑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郵撥／〇〇九九九八十五號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復北店／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重南店／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月

編號 S 03090

基本定價 叁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ISBN 957-14-2178-2 (平裝)

##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劉振強

人類歷史發展，每至偏執一端，往而不返的關頭，總有一股新興的反本運動繼起，要求回顧過往的源頭，從中汲取新生的創造力量。孔子所謂的述而不作，溫故知新，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所強調的再生精神，都體現了創造源頭這股日新不竭的力量。古典之所以重要，古籍之所以不可不讀，正在這層尋本與啟示的意義上。處於現代世界而倡言讀古書，並不是迷信傳統，更不是故步自封；而是當我們愈懂得聆聽來自根源的聲音，我們就愈懂得如何向歷史追問，也就愈能夠清醒正對當世的苦厄。要擴大大心量，冥契古今心靈，會通宇宙精神，不能不由學會讀古書這一層根本的工夫做起。

基於這樣的想法，本局自草創以來，即懷著注譯傳統重要典籍的理想，由第一部的四書做起，希望藉由文字障礙的掃除，幫助有心的讀者，打開禁錮於古老話語中的豐沛寶藏。我們工作的原則是「兼取諸家，直注明解」。一方面熔鑄眾說，擇善而從；

一方面也力求明白可喻，達到學術普及化的要求。叢書自陸續出刊以來，頗受各界的喜愛，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也有信心繼續推廣這項工作。隨著海峽兩岸的交流，我們注譯的成員，也由臺灣各大學的教授，擴及大陸各有專長的學者。陣容的充實，使我們有更多的資源，整理更多樣化的古籍。兼採經、史、子、集四部的要典，重拾對通才器識的重視，將是我們進一步工作的目標。

古籍的注譯，固然是件繁雜的工作，但其實也只是整個工作的開端而已，最後的完成與意義的賦予，全賴讀者的閱讀與自得自證。我們期望這項工作能有助於為世界文化的未來匯流，注入一股源頭活水；也希望各界博雅君子不吝指正，讓我們的步伐能夠更堅穩地走下去。

## 導 讀

《孫子》，又稱《吳孫子》、《孫子兵法》，為我國春秋末期的大軍事學家孫武所著。此書約成於二千五百年前，是中外現存最早的軍事理論著作。

這部典籍，不僅成書年代久遠，而且體大思精，內涵豐富，辭如珠玉。它所表達的思想理論，既具有輝煌的軍事學術價值，也具有哲學、文學、管理學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乃至對於政治、經濟事業還有著一定的指導意義。因此，《孫子》書在我國思想文化史上佔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作為一部兵法書，《孫子》以其整體結構中卓越的命題、精闢的論述、深邃的原理，被世界公認為成就最高的古典兵學體系之一；它那富於哲理的戰略策略思想，至今仍在人類社會保存著強盛的生命力。

導 讀  
在我國古代文化寶庫中，《孫子》書屬於一種瑰寶，屬於中華民族一份極為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長久以來，它又是全世界共同擁有的文化財富。因為這部著作對後世產生的深遠影響，早已跨越時空，超出國度，而不可估量。當今，繼承這份歷史遺產，認真汲取其中的精神文化養分，

首先是我們民族自己的需要；而弘揚這份歷史遺產，充分發掘蘊藏在其中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理所當然，也首先是我們民族自己的責任。

## 一、大軍事學家孫武

《孫子》的作者孫武，活動在春秋末年。有關他的生平及家世情況，這裡介紹一些於史可徵的材料。

依據現存文獻，孫武的事蹟始見於戰國諸子書。如戰國中期《尉繚子·制談》說：「有提三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這是對孫武在「吳破楚入郢之戰」中功績的讚揚。具體戰事，有《左傳·定公四年》所記可作佐證。在此次戰爭中，吳國國君闔閭用孫武為主將，經過五個戰鬥步驟，包括著名的柏舉決戰，終以三萬兵力擊破二十萬楚軍，攻陷楚國國都郢。所以兵家尉繚讚道，有統率三萬軍隊而天下無敵的，是誰呢？是孫武。戰國子書提及孫武之事的，還有《荀子》、《韓非子》和《呂氏春秋》等數種。《韓非子·五蠹》中這樣說：「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文中以孫武列於戰國初軍事家吳起之前，說明孫、吳兩人存在的時間先後。綜合諸子之言，也可知孫武的文武兼備，他所著兵書早已為私家藏有。歷史上，孫武是第一位既馳騁於疆場，而又能垂著篇籍的大軍事學家。

再須留意的是，戰國時人對孫武之書的利用，還超出了軍事範圍，而滲入到從政、經商和行

醫等領域。當時，作為第一部系統總結我國醫學理論的專著《黃帝內經》，其中《靈樞》篇引述伯高語：「兵法：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陳。」此語即源自孫子兵法《軍爭篇第七》：「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句。可知《孫子》書中的原則原理，很早被應用於醫學觀點的闡發方面。在商業貿易方面，以戰國初大冶生家白圭為例，此人稱道孫武的「權變」思想，用以在經營上「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有關他「樂觀時變」而得經營之法的情況，為後來的《史記·貨殖列傳》所轉述。至於《孫子》書怎樣被用到政治領域，另有《戰國策》等史籍中的一些提示可考查。

延至秦亡以後，兩漢諸子與史志記載的孫武事蹟，則較戰國之時詳明了許多。這一點，可能與司馬遷所說的情況有關。他認為：「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贊語）就是說，西漢之世，孫、吳兵書很流行，用不著介紹，可是孫、吳已非近世之人，其行事當須介紹了。從司馬遷《史記》開始，到劉向《新序》等書，再到東漢班固《漢書》、王符《潛夫論》，以及《越絕書》、《吳越春秋》等書，這些著述對於孫武的行蹤，作出了較多的披露。

司馬遷首次為孫武立傳，明確記述其生平事蹟。《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很清楚，孫武是齊國人，著有兵法，後出奔到吳國，晉見吳王闔閭，進呈兵法十三篇。《史記》中還提及，孫武在吳國為客將，協助吳王向西面破楚入郢，又威震齊、晉於北面，建立了赫赫戰功。這些情況，除孫



子本傳外，又有《吳太伯世家》、《伍子胥列傳》和《律書》等可作參照。

在孫子本傳中，有一個富於戲劇性的故事。說的是孫武向吳王陳述兵法之後，吳王請孫武以兵法試練宮女。演練的宮女分成兩隊，由吳王的兩個寵姬分任隊長。孫武在操練前三令五申，操練中又三令五申，可是宮女們照樣嘻嘻哈哈，並不聽從指揮。於是孫武說：「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孫武為嚴明軍紀，要斬殺兩個隊長。吳王傳令，請孫武不要斬自己的愛姬。孫武認為「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斷然把吳王的兩個寵姬斬了。演練重新開始，宮女們都規矩矩，沒有人敢出聲。隊列操練得整整齐齊，孫武遂向吳王覆命。由此可知，孫武是主張和堅持以法治軍的。

上面的故事，與現今考古發現的銀雀山漢墓竹簡《見吳王》佚文內容相吻合，因而有所依據，並非虛妄之談。重要的是，司馬遷記載的《孫子》十三篇及孫武以十三篇見吳王之事，在出土漢簡中也得到了印證。聯繫春秋時代約三百年的歷史背景來看，那時諸侯爭霸、列國兼併以及華夏族與戎狄部落之間引發的大小戰爭，多達四百八十餘次，在這樣的形勢下，必然是不斷地有人逐步綜合軍事經驗。可以肯定，孫武正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總結了春秋以來戰爭經驗和規律。

我們把兩漢史志的記述綜合起來考查，就可以瞭解孫武協助吳王經國治軍的更多情況。吳王闔閭三年（西元前五二二年），孫武見吳王，進兵法後，受到重用，任為將。同年，孫武隨吳王、伍子胥伐楚，攻克楚的屬國舒，並攻滅徐。附帶說一下，伍子胥是孫武的知友，他本為楚亡臣，與楚朝廷有兩代家仇，輾轉來到吳國，輔佐吳公子光即位為吳王闔閭，從而被授予以國政，力主伐

楚。伍子胥在避亂隱居期間與孫武結交，後「七薦孫子」（《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極力把孫武推薦給吳王。接著前面說，打下了舒、徐兩國，吳王急於大舉攻楚，想要長驅而入楚都郢。這時候，孫武加以諫阻，說：「民勞，未可，待之。」（《史記·吳太伯世家》）此句僅六字，卻反映了一個重要的戰略思想。

原來，在春秋末期晉、楚爭霸的局面下，吳國與晉國聯盟，於江淮流域同楚國展開了長時間爭戰。到吳王闔閭即位之前，吳楚爭戰已歷五代君主，達六十餘年。闔閭即位之初，楚國力量雖然削弱，但雙方的實力對比仍為楚強吳弱，而且楚國還與一些鄰接的小國結交。孫武勸說吳王不要急著攻打郢城，正是出於戰略上的考慮。他認為，長期來軍民疲憊，攻郢條件不成熟，需要積蓄力量，等待出戰時機。吳王接受了孫武的建議，並與伍子胥商定了「疲楚」、「誤楚」的策略。此後幾年裡，吳國組織分支部隊，採取「彼出則我歸，彼歸則我復出」（《左傳·昭公三十年》）的戰法，對楚國的邊境輪番進行襲擾，以調動和消耗楚軍。同時，吳國用孫武的「伐交」謀略，策動桐國叛楚，並著手爭取楚的另外兩個屬國唐、蔡。

這樣經過六年，至吳王闔閭九年（西元前五〇六年），大舉攻楚的問題重新提到了吳國的「廟堂」上。孫武、伍子胥向吳王獻計說，唐、蔡兩國已與楚國結怨，伐楚的基本方針是要聯合唐、蔡，作戰原則是以「興師救蔡」為虛，而以「破楚入郢」為實。這個結交盟國、謀劃「虛實」戰法的總方略，在當年整個戰役中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此戰歷時三個多月，為春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在破楚的關鍵一戰，即柏舉大戰之前，楚軍的主力與企圖斷吳後路的側翼部隊已經分

兵，孫武利用這一時機，誘楚軍主力至大別山區，迫使其在預定戰場柏舉決戰，吳軍大敗楚軍。這種在整體上以少勝多和局部上「以十擊一」的戰法，是孫武軍事思想的重要體現。最後攻郢之戰的結果，前文已有涉及。楚郢都陷落，楚昭王熊王逃到隨國，派楚大臣申包胥乞求救兵於秦國。秦出兵救楚，吳軍及時撤離了郢城。

孫武自破楚歸來後的活動去向，所見史料雖然不夠詳明，但並非無法鉤稽其大致情況。《史記》中孫子傳已說，吳破楚以後，又「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在闔閭對中原用兵，威震齊、晉，以致名聲顯揚於諸侯列國的爭戰過程中，孫武也是出大力的。西元前四九六年，闔閭在同越國作戰中戰死。吳王夫差即位二年，吳軍又在夫椒地方與越師遭遇，交戰於太湖流域。依《越絕書》所記，吳軍在孫武、伍子胥的策劃下，是以布置「詐兵」而戰敗越人的。越師南撤，吳軍緊追不捨，追到錢塘江邊，再用「奇謀」把越人打得「潰墜」。越王勾踐領五千甲士逃回會稽山上，遂向吳國求和。

至西元前四八四年，孫武的知友伍子胥被聽信讒言的夫差誅殺了。這給孫武晚年的景況蒙上了陰影。孫武的卒年，尚不可確考，但可以確定的是，他謝世於伍子胥被殺後，到西元前四七五年吳都被越師圍困以前。《越絕書·記吳地傳》稱：「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將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可知孫武死後葬於吳都郊外。

同樣，孫武的生年，史無明文記載，但據唐代林寶《元和姓纂》、宋代歐陽修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和北宋末年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三種文獻，可以考查孫武的家族世系，推知

其早年身世。這方面情況，略作倒敘於下。

孫武，字長卿，本是陳國厲公的公子陳完的後裔。西元前六七二年，陳國發生內亂，陳完逃奔到齊國。此值齊桓公之時，陳完被任為「工正」，管理百工之事，並以食邑改姓田氏。田氏幾代以後，其家族爭取民心，民眾「歸之如流水」。由於順應當時社會經濟關係的變革，田氏逐漸成為齊國新興勢力的主要代表。在齊景公時，田完的五世孫輩田書，是一位善戰的將領，因攻打莒國有功，被新封食邑於樂安（今山東省惠民縣境內），又被賜姓孫氏，而與田氏分立門戶。他就是孫武的祖父。孫書率齊軍伐莒之事，可對照《左傳·昭公十九年》所記，時間在西元前五二三年。是年，孫武隨祖父遷居樂安，當為二十歲上下的青年。依此推算，孫武的生年約在西元前五六世紀四十年代初。後來孫武以兵法見吳王之時，他正當三十歲左右的「而立」之年。這個年齡，與當時的孔子比照，約晚十年。又依文獻資料，孫武的父親孫憑，在齊國正式任為卿。很清楚，孫武出身在一個祖為名將、父為顯貴的門庭。這對於他自幼接觸文化典籍，耳濡目染用兵謀略，乃至日後總結戰爭經驗，無疑是提供了便利的家境條件。

然而，孫武長大後，卻由齊奔吳了。考查其中原因，情況較為複雜。春秋末年，齊國和其他黃河中下游流域的中原國家，不僅國與國之間兼併鬥爭激烈，而且在諸侯國內部卿大夫之間也是如此。年輕的孫武身歷其亂，這是引起他反感的重要因素。不過，促使孫武出奔的直接動因，可能是發生在齊景公三十年（西元前五一八年）的司馬穰苴之死事件。司馬穰苴也是陳完之後，改姓田氏。田氏後世追論的《司馬法》，即含有穰苴用兵之法部分。當時他以顯著戰功任為大司馬，

在軍界有殊榮。可是一旦穰苴遭到讒害，即被景公解職而猝死（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成了卿大夫之間傾軋鬥爭的一個犧牲品。這件事，使孫武對齊國局勢感到失望，他終於作出了遠奔決定。由此舉可知孫武的品格和抱負，他投奔到被稱為「蠻夷」之邦但是國勢漸盛的吳國，也符合其品格和抱負。

孫武奔吳後，曾在吳都郊外隱居數年，潛心鑽研戰史與兵法，並結識了從楚國避亂而來的伍子胥。《孫子》十三篇，當是孫武在此數年間，大體上撰成了稿本，即西元前五一八年後到西元前五一一二年孫武見於吳王以前寫成初稿。自然，這並不排斥孫武在一生中對所著兵法續有修訂的可能性。

總的來說，活動在春秋末年的孫武，撰著兵法十三篇，戎馬生涯數十年，其業績卓然，可徵於史冊。聯繫十三篇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而言，那就是孫武作為當時社會新興勢力的思想代表，順應時代潮流，以一個大軍事學家的抱負和才華，總結了春秋以來戰爭經驗和規律，創立了傑出的《孫子》軍事學說。對於這樣一個問題的認識，切不可像南宋葉適那樣使用孤證，他以「《左氏》無孫武」之由，認為孫武其人「非事實」，稱《孫子》書不過是「山林處士所為」，此說名為疑古，實屬臆斷，不足為訓。所以，筆者在本節的敘述中，留意於緊要處引用史籍，或可供讀者朋友們參考。

## 二、《孫子》十三篇的版本源流

一部約成於二千五百年前的《孫子》書，是怎樣流傳至今的呢？這關涉到它的版本源流問題，需要在此略為交代。

前文述及，西漢中期以前《孫子》十三篇已廣為流傳。到漢成帝時，經過劉向、任宏校訂，此書分為三卷，並定名《吳孫子》。這個校本，有可能即是將十三篇於校勘後析為三卷，並不牽涉孫子其他遺文。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家》中，則著錄《吳孫子》八十二篇，圖九卷。考其緣由，《漢書·藝文志》源於劉向之子劉歆《七略》，而《七略》雖出自劉向校書後所作《敘錄》、《別錄》，但它在「總括群書」時，是採取「以人類書」方法著錄的。就是說，《孫子》原書為十三篇，後由於「以人類書」，增錄了如孫武與吳王〈問答〉以及〈八陣圖〉等篇卷。這此篇卷在當時存世，其中不免有續《孫子》的成分，但也可能有十三篇以外的孫武遺文，故加以著錄不能說全無根據。重要的是，其間的沿革並沒有影響《孫子》本文的保存，相反是經過西漢校書，十三篇流傳的條件更為有利。

導  
讀  
9  
《吳孫子》之稱，當意在有別於《齊孫子》。據《史記》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鄧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武的後代孫臏，也是一位軍事學家，主要活動在戰國中期田齊威王之時，他所作兵法稱《齊孫子》，同樣為《漢書·藝文志》著錄。這部孫

膺兵法自東漢末年失傳，以致其書的存在成為一樁歷史懸案，而與孫武之書發生了糾葛。直至一九七二年，《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和《孫膑兵法》同時出土，證實歷史上孫武、孫膑各有其人，各有兵書傳世，才得以基本了結此案。

銀雀山漢墓竹簡本《孫子》，是今天所能見到的該書最早版本。此簡本先於劉向《敘錄》百餘年，先於班固《漢志》二百餘年。它的發掘出土，對考察古本與今本的源流沿革是相當重要的（有關情況，請詳參本書附錄，在此不贅）。

這裡要說到，距著錄《吳孫子》的《漢志》成書後六十餘年，東漢末曹操恢復了十三篇原型。曹操的《孫子略解》，一般稱曹注《孫子》，是孫武之書的最早注釋本。其自序稱：「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曹操當有條件獲得《孫子》佳本，他所注的十三篇底本為三卷本，很可能即是劉向、任宏的校訂本。原書經曹操再校，始有注解。此外，曹操另編有《孫子兵法》續卷，以顯示與十三篇的區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即十三篇與那些「文煩富」、「失旨要」的部分相區別。自曹操注《孫子》後，傳世諸本相沿為十三篇，而不在此列的其他篇章，大多於唐代以後佚失。這些佚失書目，可見於《隋書·經籍志》和《唐書·藝文志》中著錄。現今考古發現的銀雀山漢簡本《孫子兵法》，由整理者分設了兩編，而收有這類佚文五篇。

唐、宋時期，原曹注單行本漸不傳，然而由於注家蜂起，出現了各家單注本，更出現了多種集注本及合刻本，曹注則見在集注、合刻本內。其中，有流傳至今的三種宋代本子，最有值得重視的版本之善。（一）宋刊本《十一家注孫子》。宋吉天保輯，吉氏生卒里籍不詳。此本可能初刻

於南宋高宗紹興年間、再刻於孝宗乾道年間，為十家注傳本系統的母本。今存有其刻本三部，即上海圖書館藏本一部，北京圖書館藏足本一部和殘本一部。(二) 宋刊本《武經七書·孫子》。原為清代陸氏詒宋樓藏書，現藏日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武經七書》係北宋神宗元豐年間頒定合刊的七部武學經典，其收錄《孫子》書，僅採用曹操注，自此後產生該武經系統的各傳本。今存見宋本為一種白文本，刻於南宋孝宗、光宗年間。(三) 影宋本《魏武帝注孫子》。此本當來源於北宋元豐年間所頒《武經七書》中帶有曹注的《孫子》。原本為南宋孝宗時所刻，現已下落不明。影摹本收在清人孫星衍《平津館叢書》之《孫吳司馬法》內。

以上所述，止於宋本。宋代以後，《孫子》書版本眾多，大體上都屬於武經七書和十家注這兩大傳本系統，也有從經過合刊的曹注輯本演化而來的。在此無須開列更多書目，已足以明瞭這部兵法書的流傳梗概。必須指出，歷代在傳寫、刊刻此書的過程中，文字上有程度不等的失誤處，這是難免的事情。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傳本《孫子》，已經不能盡合其原貌了。因此，這部約六千字的十三篇兵法，到目前仍存在一個校勘問題。

在我國，《孫子》又有滿文、西夏文等多種少數民族文字本。這類本子中，以西夏文本存世最早，現藏俄羅斯，我國臺灣《書目季刊》第十五卷第二期載有此本影印件。另外，《孫子》書還有它的藝術版本，出現了象牙微雕、麻織壁掛等版本形式，很能說明人們對此書的熱愛，也反映這部著作流傳的普及情況。

《孫子》書在國外，也早已有流傳。西元八世紀首先傳入日本，其次為西元十五世紀傳入朝



鮮。此書的西傳，則起於西元十八世紀法文譯本，後相繼有俄、英、德、意、捷和希伯萊等十多種文字的譯本。留存在國外的漢文版本中，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所藏櫻田本。此本正文十三篇，為楷書字體白文，再依其避諱情況推斷，可知是一種唐代本。它的文本比較完整，能彌補唐人杜佑《通典》分散徵引《孫子》的缺憾，也為瞭解這部兵書從漢代古本到宋代今本的過渡形態提供了一個重要證據。櫻田本的價值不可低估，所以在此提及。

### 三、以戰略論為主幹的思想體系

千百年來，《孫子》十三篇是以「兵經」、「第一部戰略學著作」之譽見稱於世的。這部著作，奠定了我國古典兵學的理论基礎。它所蘊含的思想精神，是優良而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意義上，我們列出以下幾點，對於《孫子》書的思想體系、理論內容及其學術成就，試作一個扼要而連貫的分析。

#### (一) 戰略指導思想

講到《孫子》是一部戰略學著作，這一點，我國古代學者早已有認識，近年來國外研究者也多有評述。戰略，係指導戰爭全局的總方略，屬於最高層次的軍事學術問題。歷史上，「戰略」一詞的直接使用，始於西晉司馬彪撰《戰略》一書。但戰略思想的形成發展，無疑是由《孫子》